

《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李宪乔批校在粤地的流传

李福标

《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清方世举撰。方世举（1675-1759），字扶南，号息翁，桐城人。据其《兰丛诗话》自叙云，从朱彝尊游之时，见友人顾嗣立新出之《昌黎先生诗集注》收宋人之说虽备，而于昌黎身世多不合，故撰此书。此书合并李汉辑《正集》、《外集》、《补遗》之诗计411首，包括后附辨伪诗5首，编年排次为十二卷。每卷目录后注明某年至某年作品，并略述此数年韩愈仕履事迹。诗题下或有题解，诗后摘字为注。此书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凡所引用皆一一注明出处。时出己意则例加“按”字，以驳正旧注讹误。诗后间附多种诗话评论。其体例严谨细密，可谓韩诗注本集大成者。方氏一生潜心学问，贫不能自存，友人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代为刊行此书，并为之订正校勘。此本10行23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镌“雅雨堂”三字。板框、开本较小，颇便携带，为历来治韩诗者不可或少之物。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一本（藏号1591，以下简称中大本），其中有诸名家批校题跋如散金碎玉，满目烂然。其文献价值固不菲，不得不为学界表彰之。

一、就中大本题识看其批点来历

此本批点字迹不一，有墨笔，有朱笔，而以朱笔为主。朱笔有圈点，有眉批、旁批、尾批、题下批，而以眉批为主。批点之归属权问题较为复杂，所幸书内有署名王拯墨笔题识数条，可以清楚把握此本批点的来历。其一为内封叶题识（图见封二），云：

《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德州卢氏见曾购于桐城方世举而订正之，刻于乾隆年间，为近刻韩诗之最善本。高密李子乔宪乔曩官吾粤，平生尤用力韩诗者，评点精辟，多所发明，此本丹笔所过录者是也。道光戊戌（1838），余自礼部放归，故友临川李小庐尝出以示，因借读之。过录未竟，咸丰丙辰（1856）京师，又从汉阳叶二润臣所录藏本补录一二。顾时时忆李氏藏本，未尝去心。同治戊辰（1868）引归桂林二年余矣，日与唐子仲方谈说及此，仲方见谓，书今见存某处，喜属借观，惜乃霉蠹断烂，颇不复任翻阅。明年适有广州之行，仲方因属携往，飭工一整理之。虽其中之残阙霉

蚀未能全复旧观，而已装册完好。归舟用自蓄本校读一过，乃亦叶本所遗子乔眇论甚多，不独有评无点之为憾也。补录既毕，爰书其略简端，仍归仲方。往闻诸小庐，此本乃其尊人松圃老人物，今松孙言老人虽与子乔至交，此本实阳湖施雪帆晋所录者。间有墨笔，则施笔也。松孙为小庐从子，年六十矣。庚午（1870）仲夏□识。

末钤“王拯定甫”、“无祇悔斋”印。又，凡例后有墨笔读书题识，云：

余之引归桂林，小庐时已早歿，独见松孙与此当时故物，不胜愀怆之怀。盖少壮时所与文艺切劘，无有一人之愁遗者，不惟小庐然也。松孙云天下公物，幸而犹存，岂必藏于李氏？亦达者之言也。因并记之。庚午六月古定父。

又，《昌黎本传》末有墨笔题识，云：

李汉所为公墓志铭，方氏編集何以弗载？当日亲承教育，所言故于后人为较切有味也。此卷首有卢叙、方叙，乃与凡例首页皆霉烂矣。□于韩诗卒業数周，李评有先路之导，然亦有自谓独得深至于前人者。子乔乃松圃老人至交，此本乃又子乔罢归、施雪帆所过录其评点以持赠者。子乔在粤，于门人学诗皆教以张、贾，自诗乃独宗韩。雪帆在□□间以名，诸生称能诗，然不宗子乔，特书法乃相似，故向以此本评点为子乔亲笔者读也。亦松孙云。定甫又记。

末钤“定甫手校”印。又，卷一目录后有墨笔题识云：

题上墨点乃小庐笔，简首所书一百卅八首之目，亦小庐所为也。往时有子乔选定诗四十餘首，目录今不见矣。拯又记。

以上数条题识均署王拯名号，并有钤印。王拯（1815-1876），初名锡振，字定甫（定父），号少鹤，亦作少和，别署忏甫、忏庵、无祇悔斋、茂陵秋雨词人，又号龙壁山人。广西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后随大学士赛尚阿到广西督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升大理寺少卿。同治三年（1864），迁太常寺卿，署左副御史，擢通政使。多次上疏议政，以直言见忌而降职，告老还乡，主讲于桂林榕湖经舍、秀峰讲舍。著《龙壁山房诗文集》、《茂陵秋雨词》、《归方评点史记合笔》等。以其书法墨迹及钤印目之，中大本数条题识为王拯所有无疑。

据此，可见此本批点经历大致是：

首先，为李宪乔朱笔批点。李宪乔（1746-1799），字子乔，又字义堂，号少鹤。乾隆三十年（1765）拔贡。四十一年（1777），召试举人。曾官岑溪知县、归顺知州、柳城知县。嘉庆四年（1799）三月，李宪乔奉委赴百色军营从征贵州兴义苗起事。事毕，监押案犯入京，卒于永福道中，时年53岁。《清史列传》卷七十二、《国朝诗人征略》卷四四等有传。著《少鹤内集》、《鹤再南飞集》、《龙城集》、《李少鹤日记》等。从《韩昌黎诗集笺注》卷一目录后王拯墨笔题识所云，可见李子乔先有选韩诗之举，而其目录不复可见矣。此本的批点当是在选诗基

础上进行的。书首《昌黎本传》末墨笔所书之昌黎诗目,共138首。与书中加批诗篇相比对,可知此书目是李宪乔所批诗目。然书中朱笔并非李宪乔手迹,而是施晋过录者。王拯题识亦云雪帆虽诗学不宗子乔,而书法与子乔相似,“故向以此本评点为子乔亲笔者读也”。雪帆即施晋(1756-1818),字进之,一字锡藩,号雪帆,无锡诸生。性高旷,游幕四方。著《一枝轩稿》。刘嗣绾《尚絅堂诗集》卷五一有《施君雪帆去秋自皖江归里寄我一枝轩集八卷其广西以前诗最佳今失去矣……》诗,知施晋亦曾浪迹广西。

其次,为施晋过录李宪乔批点,并时加以己批,即偶尔间杂于朱笔批校中的墨笔批校。内封叶王拯题识中云:“间有墨笔,则施笔也。”

最后,为王拯墨笔批校并题识。其批校主要以红、黄、白、蓝等小长条浮签夹于书册之内,然亦偶有书于朱笔李宪乔批后者,如《鄂州溪堂诗》对方世举题下节引韩序不全而发议论,墨笔直书于书眉,云:“引序只节一段,不著马总,则人不知为何人矣。注疏。”浮签约有30纸左右,因其或黏贴书页之上,而大部分不黏贴,只随意夹于书页之内,故在流传过程中或多有遗失者。其字迹与题识字迹相同。

二、中大本批校的特点

李宪乔以诗名世,是清乾隆高密诗派代表人物之一。其人极爱韩诗,其诗意境深远,气势宏大,风格亦与韩愈颇近。例《为桂未谷作二古印诗》:“好韩诗癖孰似我,独不喜见石鼓文。剿残袭缺半疑信,何劳辞费徒纷纷。……”《袁州谒韩文公祠》:“同怀过岭路,已减到潮悲。……平生苦多感,不合爱公诗。”《楚中咏古迹五首》之三:“自笑平生说退之,县斋松桂亦吾师。”李宪乔早孤,学诗于兄怀民,并与怀民同作《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其经历亦有似于昌黎者。其批点的特点是:

1. 首重诗体辨析。其中,有发明韩诗奇特处者。如卷五《会合联句》上批:“联句不必尽读,然不可不观玩。盖韩孟奇变处于此见之,若城南斗鸡等,尤卓犖与正集相发耳。”《马厌谷》批:“集中如此等诗皆直气径达,无半点掩饰,非以孟子自任者不能为之,非真信得韩子是孟子者亦不能读之。”《同冠峡》批:“公南迁诗似无甚意义者,中极悲悄,须是反复沉吟,乃见所感深也。”《东方半明》批:“此等诗忧深思远,比兴超绝,真真雅也。即以格调论,亦旷绝古今矣。”《叉鱼招张功曹》批:“此皆于无聊中极写幽兴,可想心境洒然。”《县斋读书》“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旁批:“此等处工妙不及柳州远甚,而别有一种古味可念。”有对韩诗提出批评者,如《谢自然》诗眉评:“韩集中惟此即《丰陵行》(按:原本过录时“陵”误作“陆”字)等篇皆涉议论直致,乃有韵之文,可置不读。”“感伤遂成诗,昧者宜书绅”句上评:“说理极高妙,然是文体非诗体也。”又,“以下直与《原道》中一样说话。在诗体中为落言诠矣。”《落齿》“因歌遂成诗,持用詫妻子”诗上批:“此等自是游戏之作,故有取于蒙庄之旨,若

正论则岂宜有此?后来东坡诗多近此种。”又对韩诗中应酬之作给予深刻同情。如《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眉评:“此即为公应酬之作,当时固不能尽废也。”《天星送杨凝郎中贺正》眉批:“此并是公应酬之作,然所以可存者,中无虚滥语故。”而对韩诗中所叙诗人友谊的赞美不遗余力。如《答孟郊》眉批:“凡公赞东野处,皆到至处,真实不虚。是真巨眼,是真相知。”《送无本师归范阳》眉批:“真是异样识力,所以有此异样笔力。后人即执此诗以读无本之诗亦未必能,其所谓以为诚然。此本师三年得句不免泣下也。”又,“自东坡有郊寒岛瘦之谑,严沧浪有虫吟草间之消,世上寡识之流遂奉为典要,几薄二子不值一钱,宜乎风雅之衰,靡靡日下也。试看韩欧集中推崇二子者如何?岂其见识反出苏、严下耶?再,子瞻诋乐天为俗,而其一生学问专学一乐天,此等处须是善会黄泥抟成人,多是被古人瞞耳。”

2. 重诗法品评。如《雉带箭》“将军欲以巧服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句上评:“二语写射之妙处全在未射时,是能于空处得神。即古今作诗文之妙亦只在空处著笔。此可作口诀读。”《骓骥》“因言天外事”句旁批:“尽比兴无端之妙。”《河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眉批:“看来止澹澹写相思之苦意,绝不著深切语,而骨肉系属之际,已觉痛入心脾。”《新竹》眉批:“‘补林’、‘争地’,并是俗语,特在大海中容得此渣滓耳。后来杨诚斋辈专意摘摭此等,往往不能免俗。”《县斋有怀》“如今便可尔,何用毕婚嫁”旁批:“前云‘肯学樊迟稼’,后云‘闲爱老农愚’,意似相矛盾,何也?曰:此正可见古人用心处。如陶靖节多田家之作,而朱文公谓是欲有为而不得者也。靖节于先师忧道不忧贫之旨亦每及之,是岂真心作田舍翁者?田舍乃其寓耳。故凡读古人田家诗者,皆当作如是观。然则公此诗中所言可并行而不悖也。”《送惠师》“‘不羈’二字是一篇主脑。”“画之高处是爱山水,故四明天台禹穴浙涛庐岳罗浮,以次追叙,而终之以衡山嵩华也。”《郴州祈雨》“行看五马入,萧飒已随轩”旁批:“公于此等实不能工,索性还他不工,正见高处。”又时时深入发掘韩诗对《诗经》、杜甫诗等优秀诗歌传统的接受。如《利剑》眉批:“此及《忽忽》等篇,古情古味古调,上凌楚骚,直接三百也。”《古风》“今日曷不乐”眉批:“此等诗直与三百篇一气。”《河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眉批:“公诗恺切深厚,真得三百篇遗意,在唐诗中自是绝作。”《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卑贱不敢辞,忽忽心如狂”诗上眉评:“叙次妙处,真得老杜北征遗意……前人已曾言之,惜此篇不载其说,但辨其用韵离合。”《苦寒》“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厌”句上评:“少陵自比稷契处,亦正同此怀抱。”偶有联系自身经历而对韩诗笔法加以品评者。《宿龙宫滩》眉批:“起句实无好处,涪翁矫为此论,某不欲强为附和也。三四尤浅。时予舟过阳朔,日夜行滩间,求所谓周旋之妙,殊未见也。”又,《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一首》眉批:“此诗因朱子有多不可晓之语,遂置不观二十年矣。后宿一山寺,读之恍然。盖持正以不合于时人,发而为诗,昌黎言此辈如虫鱼粪壤,何足与较,而劳我心志,千载之业固将有在,勉而进之,则眼前豁勃不值一唾矣。中

间每语虽有阙文,然其义似了了。”

3. 在对待前人评论问题上,对朱子韩愈评点最多留心,受其影响最著。前所引者已多及此,又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旁评:“试三复之,更长吟之,何减海上成连琴也。”又于“君歌我歌”注下所引“朱子曰”上批:“抑扬顿挫、转换用力,旨哉言字。朱子于先儒中独精心于诗律,故言之亲切有味如此。”

因施晋诗学不宗李宪乔,惟其书法与李相似,故其本无意于着力批点韩诗,只是在为人过录时偶一驳正李宪乔批点的瑕疵。如《荐士》李宪乔眉批:“承鲍谢而遗渊明,偶及大概言之,非定论也。”施晋加墨笔旁批云:“李杜宿尊鲍谢,韩孟宗李杜,故一脉相承,不复支及渊明,非遗之也。晋识。”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有墨笔圈点,并墨笔批:“笔笔遒劲。”《雉带箭》有墨笔圈点,墨笔批:“结笔劲老。”此类批点注重措辞立意,用心比李更加细密。又有李宪乔未批之诗,而施晋加墨批者。如《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诗,施晋墨笔批:“太直便非诗人之旨。”实亦是重诗法品评者。值得注意的是,《忽忽》诗眉批云:“李子乔每当郁极无聊时辄诵此篇及《感春诗》以摅怀抱也。《感春诗》指前四首,所谓‘我所思兮在何所’、‘我恨不如江头人’也。”因是朱笔,故极易让人误以为是李宪乔批,却分明是施晋在过录李宪乔批点时阑入己见,而未及用墨笔分别者。题程学恂所著《韩诗臆说》即将此条录入,而将此条“李子乔……”一段删去。

王拯文名大于诗名,为古文“粤西五大家”之一。然其自幼好为诗,初仿王维、李白,后喜韩愈、孟郊、欧阳修。尽管王拯在中大本题识中首先承认李宪乔“平生尤用力韩诗者,评点精辟,多所发明”,但对李批的不满也是显而易见的。书内有白纸浮签一叶,批云:“子乔于韩诗可谓性命以之者矣。见人妄议者,则奋然抨击,有不自知甚过处,……所谓嗜痂之癖也。”前引其中大本《昌黎本传》末题识云:“□于韩诗卒业数周,李评有先路之导,然亦有自谓独得深至于前人者。”亦自以为其读韩心得有胜过李者。其批校特点是:

1. 表现了明显的道学倾向。如《山石》诗评:“仆尝有说:以山石为悟道之作,所叙游山境界有实有虚,此真兼陈当流……二语俨然一副退之小影,若以游山论,则此岂实境乎?读夜影乃益信‘念身’二语即孟子之不动心也。两诗前后作,盖不远耳。”又,《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诗评:“初言‘贷借更何患’,总言‘前计顿乖张’,情事逼真,贤者当之□成忠厚。”《琴操》批“《琴操》十首,皆胜原词,皆能写出圣贤心事,有汉魏乐府所不能及者。惟越裳、岐山二操不逮周公雅、颂耳。”《符读书城南》诗评:“东坡不学,故于公诗虽力追之,时多妄誉。杜老虽有志云学道,其去退之尚远。《示宗文》诗不及《符读书城南》远甚。又张子野言子瞻□退之妖姬蹋筵舞……曰妖姬,曰刺剑,岂是好语,子乔有谓‘粗哉坡也’,宜哉!坡之为人,虽遵周孔,不肯降心学道,而自命乐天,……意于酒旗歌扇间,谓之为粗,允甚。”《符读书城南》诗

评：“人生当判贤愚，贤者当富贵，愚者当贫贱，此理之常也。富贵之人当为君子，君子所学不徒……崇经训，通古今，行义立名誉，虽圣人所谓立身行道，扬名后世，无以过之矣。”

2. 重韩诗性情的发明。《感春四首》评：“第三首最显豁。诗中三句是愤激语。”《醉留东野》诗评：“吾少即喜‘韩子稍奸黠’句，为其对东野言，所以妙。”《送无本师归范阳》诗评：“退之为诗喜过火语，推奖人士尤不遗余力，是独不悖圣人如有所誉之旨。送无本诗前数解特极力扬诩，接以夫岂能然……觉满纸皆为烟云，所以为妙。退之殆亦自觉所言太过也，而子乔泥之，且谓人皆未必识得，岂非阿其所好，论文字尚不能存公道。论文字至子乔尚有不公道，吾谁与言。”又《十操》批云：“朱子以《十操》为湘州作，是也。子乔短之，过也。谓如在潮州作，则拘幽操为讪谤，亦泥。然则子乔亦大世情乎？”《赠张籍》诗“我身蹈丘轲”句朱笔李宪乔旁批：“自任得妙。”加浮签批：“我身蹈丘轲四句，尚是叙文昌口中语，下感荷君子德，方公自言。子乔谓公自任丘轲，似误。”在此一点上似对李批最多不满。

三、中大批点本的流传及其在粤西诗坛的影响

李宪乔批点本的流传，据王拯题识及相关信息，最少有7个传本可考索者：

刘大观藏本。据郭隽杰《〈韩诗臆说〉的真正作者为李宪乔》一文称，陈迺冬藏《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李宪乔批校本一部，藏本末卷封底有李宪乔《为正孚考定韩集书后兼呈敬之郎中锡蕃秀才》诗二首（郭氏云：此二诗当为原手批本所有，而《少鹤先生诗钞》未收），可见李宪乔批韩诗，原是“为正孚考定韩集”而起的^①。今按：刘正孚，名大观，正孚其字，号松岚。邱县人。著有《玉磬山房诗集》等。李宪乔与刘大观、李秉礼善，相互切磋诗艺，有“岭南三友”之称。李宪乔《少鹤先生诗钞》有《登镇安西楼怀刘正孚》、《携黄生鹤立登西城带山亭子坐竟日鹤立有诗予和之访此亭为前令刘正孚所结因并寄刘》二诗。李宪乔卒后，刘大观于清嘉庆十年（1805）刊刻《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以示感激。既然李宪乔批点韩诗是为刘大观考定韩集者，则刘大观藏本是李宪乔批校原本。此本不知还在人间否。

施晋过录之李秉礼传本。即本文所论列的中大本。李秉礼（1748—1831），字敬之，一字松圃。李秉礼诗宗晋代诗人陶渊明和唐代诗人韦应物，自号“韦庐”，并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韦庐集》，表示对韦应物的仰慕之情。因庭院内种有七株松树，又号七松老人。李宪乔流宦广西时，与李秉礼论诗相能，两人以风节相砥砺，结为终身诗友。《国朝山左诗续钞》称宪乔客死广西，宦囊无馀，

^①郭隽杰《〈韩诗臆说〉的真正作者为李宪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妻子不能归葬，松圃以千金送其丧”。《晚晴簃诗汇》称李秉礼“生平与子乔最契，内集皆以点定。子乔歿，凡未经点定者，则编入外集”。李秉礼后将其所居之楼命名为栖鹤楼，以示对故友的纪念。据郭隽杰一文称，陈迥冬藏本卷末所附李宪乔诗后又有附记：“高密李少鹤先生手评韩诗，壬申春莫，借于韦庐照录。”然中大所藏王拯题识称为李秉礼的藏本却并无附李宪乔《为正孚考定韩集书后兼呈敬之郎中锡蕃秀才》诗二首。按理，诗题既曰“兼呈敬之郎中”，则李秉礼亦得此诗。或为人裁失耶？抑或刘大观所藏原本后又秘藏于李秉礼家而未示人耶？不得而知。中大本《昌黎本传》末有李宗瀛选诗 138 首之目，墨笔所书。笔迹与王拯不同。据王拯题识，即“小庐”所书。“小庐”乃李秉礼之子李宗瀛（1809—1860），字季容，号小韦，晚年又号心牧子。所谓“小庐”，即“小韦庐”之谓。此本后来由小庐手中传入王拯手中，又不知从何渠道辗转入中山大学图书馆。

叶名澧传本。据前引王拯内封题识云：“咸丰丙戌京师，又从汉阳叶二润臣所录藏本补录一二。”可知叶润臣亦藏有李宪乔韩诗批点的过录本。叶润臣，即曾任广东巡抚的叶名琛之弟叶名澧，字翰源，号润臣，汉阳人。道光丁酉（1837）举人，历官内阁侍读，改浙江候补道。有《敦夙好斋诗》。

唐仲方藏本。据前引王拯题识云，王拯曾借观唐氏仲方所藏本，然“归舟用自蓄本校读一过，乃亦叶本”。可见此本与叶名澧传本差同，当是互相传抄者，“所遗子乔眇论甚多，不独有评无点之为憾也”。又据王拯题识云，唐仲方藏本亦有王拯题识，即所谓“爰书其略简端，仍归仲方”者。唐岳原名启华，字仲方，号子实，谥岳。桂林人。唐氏藏书后来大部分传入中山大学图书馆，其过录李宪乔批校、王拯题识之韩集传本实为明嘉靖游居敬刻何镗印本（藏号 1574）。

王拯过录本。即前引题识中所谓的“自蓄本”。王拯题识云“过录未竟”，则显然他自己也有一个过录本的。今中山大学所藏王拯题识施晋过录李宪乔批之李秉礼藏本中所夹红白五色浮签，可以见出王拯之批原先并不是在李秉礼藏本中，而是先在此自蓄本中所为者。而得到李秉礼藏本之后，王拯又将浮签从自蓄本移出而夹入李秉礼藏本中。然此过录本何在？亦不得而知。

程学恂藏本。王云五编《国学小丛书》有程学恂著《韩诗臆说》。其实，《韩诗臆说》99%的内容来自李宪乔批韩诗。郭隽杰《〈韩诗臆说〉的真正作者为李宪乔》一文，已揭示此点。则程学恂必秘藏一本《韩昌黎先生诗集编年》李宪乔批点本。他不可能从他人藏本上辑录而署名的。

陈迥冬藏本。据前引郭隽杰文而知，是施晋过录之李秉礼传本的再过录本。

李宪乔寓居广西前后十余年，其《少鹤先生日记》稿本（今藏青岛市博物馆）作于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二年（中有阙记），《丙辰丁巳北旋纪程》册内所记嘉庆二年二月北旋至桂林，于二月十一日后未逐日记载，自注云：“以下所事大概参谒拜往，诸事无可记者。惟在与敬之（李秉礼）谈燕倡和为多，故此后止

记诗文稿而已。”杨钟羲《雪桥诗话》记其事云：“少鹤尝于普陀山寺招同松圃、石墟、密斋、柳愚、若农及朱小岑同游，用范石湖‘七人姓字在栖霞’句分韵赋诗，山水友朋之乐，亦足记也。”诗录存于清光绪《临桂县志》，李宪乔得“七”字，李秉礼得“人”字，邑人朱依真得“在”字。朱依真，字彦和，号小岑，为一介布衣，以诗词曲名于世，袁枚称为粤西诗人之冠。著有《九芝草堂诗》，集中亦多与李宪乔唱和之作。李宪乔、李秉礼的诗社集会，实为桂林艺林盛举。李秉礼子李宗瀛嗜好金石文字，亦好吟咏，在奉侍父亲之际，向他们请教诗学，受益匪浅。^①道光时桂林城中诗人济济，诗风日炽，李宗瀛常与彭显尧、王拯、黄锡祖、杨继宗、曾克敬、赵德湘、汪运、朱琦、龙启瑞等十人相聚于桂林城东南杉湖边的杉朴楼，作诗酬唱，十分相得。后来广西巡抚张凯嵩把他们的诗歌辑成集子，刻印出版，定书名为《杉湖十子诗钞》，因有“杉湖诗派”之称。此诗派是道光朝广西诗坛上最为著名的诗歌流派，对清末的广西诗人如王鹏运、况周颐都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由上可知，李宪乔在广西诗史上有很高地位。汪辟疆论及“高密诗派”流衍传承时就曾明确地说道：“自少鹤筮仕粤西，其交游则有临川李松圃秉礼、桂林朱小岑依真、长洲孙顾崖□□、赵松川延鼎、刘正孚、江西胡茂甫森诸人。其弟子则有归顺童九皋敏灵、介爰、葆元兄弟，唐梦得昌岭、袁子实思名、马平叶亮工时哲。……其造诣亦高，于是广西有高密之派。临川李松圃以业鹺籍桂林，因得与少鹤相习，既馆少鹤于其家，死后又为之归丧刻书。春湖先生宗瀚，守其家法，并及高密二李绪论。”^②李宪乔尽管“在粤于门人学诗皆教以张、贾，自诗乃独宗韩”，但粤人亦不是不知高下浅深的。李宪乔粤中弟子由张、贾而进阶，自然对韩诗心向往之。李宪乔批点《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以其在广西传本之多，又有李秉礼、李宗瀛、王拯、唐仲方等为之抑扬，其弟子为之鼓吹，在粤西诗坛的影响可想而知。且不止粤西，其传本还流至京师、广州，则在其他地方，尤其是江西等地有传本也都不能算是怪事的。汪氏论高密诗派时，亦特及江西之影响：“盖胡氏（按指江西胡茂）正从高密出也，然则高密二李之诗派垂二百年犹未绝也。”

四、再论《韩诗臆说》的真正作者

早在1995年，郭隽杰先生曾撰专文，论及王云五《国学小丛书》所收录的《韩诗臆说》一书的真正作者为李宪乔，而非程学恂。其证据为经眼之陈迥冬先生所藏过录本。诗后有附记云：“高密李少鹤先生手评韩诗，壬申春莫，借于韦庐照录。”“韦庐”即李秉礼斋名。过录者当是桂林人或久居桂林者。陈迥冬先生世居桂林，于故里得是书亦属正常，绝无作伪之可能。过录李批本内容远远超过《韩诗臆说》。郭隽杰云：“大约原藏于韦庐的李宪乔手批本为程氏所

^①参刘晖《李宗瀛〈小庐诗存〉校注》，广西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②汪辟疆：《论高密诗派》，《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

得,遂有《韩诗臆说》的问世。按窃者的心理,李氏手批原本很可能已被毁,幸而还有一个过录本存世,使这一窃案终得大白于天下,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①郭氏的发明,真乃李氏批校本之功臣。然就单个藏本之批校下结论,似有“单文孤证”之嫌,还不足以有力证明其论点。

所幸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此李宪乔评韩诗本,有圈、有点、有旁批、有眉批,有针对韩诗者、有针对笺注者、亦时有抒怀纪事之语。与王云五《国学小丛书》本题程学恂著《韩诗臆说》本相较,《臆说》内容99%与中山大学藏李批本同,而中山大学藏李批本内容溢出《韩诗臆说》达10%以上。其内容差异约有数端:

中大本李批诗数量多于《韩诗臆说》。如《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忽忽》、《赠河阳李大夫》、《赠张徐州莫辞酒》、《赠族侄》、《幽怀》、《送僧激观》、《送陆歙州诗》等多首诗下李宪乔有批,而程本《韩诗臆说》无批。

某诗下中大本李批条数较《韩诗臆说》为多。如卷一《芍药歌》李宪乔批:“乔按此非退之之作,后人以句法稍近而误收之耳。”程学恂无此条。《此日足可惜赠张籍》李批“史以诡激目文昌奇”、“念昔以下当分作五段读,看其转捩分明处”、“古诗不许叠用韵。自明季七子始有此等论说……”等,程本无。《山石》李批多于程本。如“乔每游山辄诵此诗数过,然后涉历”,程本无。《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诗,李批较之程本内容多出数条。

基本诗下中大本李批数字较《韩诗臆说》为多。如《出门》李宪乔批较程多出“但今选公诗却不尽人,若入则须读全编矣。下仿此”数字。《重云一首李观疾赠之》李批本多“蹇蹇深忧,过于屈贾”数字。

《韩诗臆说》于李批后加小字双行注。如《孟生诗》李批后有小字注释云:“李习之尝以……”一段,此为中大本李批所无,殆为程学恂所加。

中大本李批无,而程学恂《韩诗臆说》有。如《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下《韩诗臆说》有“及城一本作及墙……”一段,而中大本李批无。

由上可知,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本与郭隽杰所述之陈迥冬藏本大体是一致的,而因有广西名宦王拯题识和续批浮签俱在,无疑较之陈迥冬所藏传抄本更早,更有力证明《韩诗臆说》最多只可目为程学恂辑录李宪乔批者,而绝非程学恂所著。

作者工作单位: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①郭隽杰:《〈韩诗臆说〉的真正作者为李宪乔》。

昌黎詩集編年賦注德州靈氏見曾購於桐城方世華
而訂正刻於乾隆年間為出刻梓詩之暇善本高崇
子詹憲喬最官吾粵平生尤用力梓詩未評點精
闢多所發明此本丹筆所過錄尤是也道光戊戌余
自禮部放歸友以李廬當出以取因借讀之過錄
未竟咸豐丙辰京師又從漢陽葉二陶臣所錄藏本
補錄二顧時憶李氏藏本未嘗去心同治戊辰引
歸桂林七年竹矣日予唐子仲方談說及此仲方見
謂書今見在某某處幸房借觀惜乃微疵而陳而不
復任翻閱明年適有廣州之行仲方因房接往
修子一盤隨之惟其中之殘缺未暇生復舊視而
已裝冊完好歸舟用自當本投讀一過乃知某本所
遺子無眇論甚不獨有詩無點之遺憾也補錄既畢
最書其收簡端仍歸仲方往閱諸小處此年乃其子人松
國秀人物今和孫之為人非子也為父以年實陽明施世凱所
錄者尚有墨筆則施筆也和孫為小意臣之筆字大庚年夏

文見第 127 页

者與受爵降席下箕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席下席西也古文曰
酬以前受公爵皆降階下拜至此不復降拜其禮殺故也又云
賓與卿大夫席皆南面統於君皆以東為上故知席下為席西
也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不敢先虛爵明此
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奠飲在於飲受賜爵者與授執散爵
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子其所勸飲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
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此實爵當是
大夫自酌與不使人代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亦旅於
也公有命徹幕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
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降命徹幕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
止於其反席平之士方酌旅以卿大夫降無算樂升歌間合
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榮水在洗東之左地龍在洗
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
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酌眾賓長為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也四
觚一酌與其三長兄弟酌實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觴
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饌賤者獻以散尊者舉
觴卑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解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壹檮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幕用給即
位而徹之如勿覆壺者蓋水宜為其不宜塵幕用給以其堅
戒也○覆壺者謂倒置其壺口下腹上以漉滌濯之水且免塵
埃至明日尊于戶東時始注酒其中蓋在南蓋即給幕未奠不
設幕幸與乃設之莫者祝洗邊巾以給也纁裏棗栗擇邊巾者
果實之物多皮枝優尊者皆可蒸裹之劍革用若若微皆有滑戾
也然擇互文舊說云纁裏者皆立被劍革用若若微皆有滑戾
義禮節主司員特牲第十五

文見第 122 页